





詩傳闡卷之十六目錄

昆陵鄒忠胤著

弟忠溢  
男自規

門人潘之淇訂

吳體昇

小正

小正引

鶴鳴

鹿鳴

伐木

菁莪

隰桑

白駒

棠棣

頍鼻

魚麗

嘉魚

瓠葉



南山有臺

天保

煌粦

四牡

杖杜

邠風

南山

楚茨

甫田

大田

斯干

鴻鴈

蓼蕭

常常者粦

湛露

彤弓

桑扈

采芣

瞻彼洛矣

鴛鴦

魚藻

詩傳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正焉

鶴鳴

所以修身也

鹿鳴戩木菁莪隰桑白駒皆

所以燕賢也棠棣燕兄弟也頍觶燕親戚也魚

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

大臣所以報王也煌粦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

之勤也杖杜勞戍也邠風陳農政也南山楚茨

甫田皆所以勸農也大田農夫所以報上也斯

干落窺宮也鴻鴈懷流人也蓼蕭常常者華湛

露彤弓桑扈采芣皆天子之燕諸侯也瞻彼洛

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子曰凡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



窺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  
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  
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斯  
周道之所以正乎。

### 小正引

古者有燕禮有饗禮。左傳謂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  
惠是也。汗樽杯飲之世無論矣。夏忠商質，不聞有燕  
饗之詩。自周公以多才多藝，制作禮樂，於是王朝賓  
師友，燕兄弟，遣使臣，勞戍勸農，柔遠懷侯，各次其樂  
歌。曰：小正當時一詩，自有一用，但既作之後，則未始  
不可通用耳。謂之小正，蓋以其體則猶介于風雅之  
間，其用則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非如受釐陳戒  
用之朝會，以發先王之德者。典重淵奧，氣昌而詞碩。



也。故樂記云恭敬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序乃謂政有大小故雅有大小。夫九經種種鉅典其梗槩已略具于小正諸什矣。尚可謂政之小乎。鄭氏據毛詩編次妄意鹿鳴至魚麗爲文武時詩。夫周公述文王廼有大雅。文王時安得有雅。凡大正皆作于成王時而小正間有作于武王時者。要之成王之世居多耳。學記宵雅肄三鄉射禮升歌三終註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誠然亦學官之次第。非吾夫子釐正之次第也。且四牡勞而皇華遣可先勞而後遣乎。其他燕賢燕親

燕大臣之詩總不越儀禮所志而六笙詩亦與焉。若夫東山討叛三叔伏辜公所不忍言也。安可與杖杜共播之聲歌。至七月楚茨諸篇則真所謂邠詩邠雅矣。序以爲誨宣者鶴鳴是也。以爲刺宣者白駒是也。以爲美宣者斯干鴻鴈是也。以爲刺幽者隰桑頌弁瓠葉信南山楚茨甫田大田常華桑扈采芣瞻洛鴛鴦魚藻皆是也。有詩如此而目爲刺則因雅之未得所也。并美者亦非所美也。朱子不然其說其見卓矣。



小正鶴鳴篇

毛詩鶴鳴錯編庭燎沔水後故序以為誨宣王而不知亦周公樂歌也詩傳以燕饗槩小正此特首列之曰所以脩身今玩其語意頗似大易爻詞蓋易之為教雜物撰德以象詮理而此詩所陳無非象者鶴魚檀石象以類也臯野淵渚彼園他山象以境也維籜為錯象之中又有象也聞野不已而聞天或渚不定而或淵維稇不足而維穀為錯不盡而攻玉象之變不可勝窮也稱文小而指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所謂



雜物撰德者非耶。大學論脩身先以格致誠正。今此詩不言格致而格致之旨躍如不言誠正而誠正之旨躍如。所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猶易之以象詮理也是故孚則爲在陰之子。和虛則爲翰音之登天。惺則爲潛龍之躍淵。室則爲井谷之射鮒。節而止則爲杞包瓜之隕自天。履錯然之敬无咎。縱而往則于株木于石于葛藟安往而不得困矣。公之繫爻正與其咏鶴鳴同致。蓋一篇之中賦比興交寓焉。如是引君何地非箴規。何時非啟沃。卽與之聽鶴焉。可與之觀魚焉。可與之遊園而陟山焉。亦無不可。蓋執之皆物不執之皆道。主文而譎諫。序以爲風之用實然而。是雅足槩之矣。毛鄭止以求賢標解。猶未見其贖云爾。



小正鹿鳴篇

說者以鹿鳴諸詩爲燕饗通用之樂。然詩非爲通用  
作也。當時定有所謂嘉賓其人而特作此詩以燕之  
燕與饗異。饗重而燕輕。饗者天子所以饗諸侯及卿  
大夫之有功與諸侯。饗鄰國使臣。燕則有因祭而餽  
如楚茨之備言。燕私是也。有因朝聘而飲。如湛露之  
載考是也。有因勞而勞。如四牡之勞使臣。扶杜之勞  
戍臣是也。有因暇而會。如伐木之飲。潛是也。又有繼  
饗而燕。賓如左傳昭元年。季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



其禮不若饗之盛。饗在廟，燕在寢，彌相親也。饗則大成，不坐，設几，不倚。燕則降脫履，升坐，饗則獻，依命數而止。爵盈，不飲。燕則無算爵，以醉爲度。此燕與饗之別也。是詩云：式燕以斝。云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知是燕，非饗矣。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然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拆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也。又按儀禮燕禮諸侯之禮也。其登歌，惟云小臣荷瑟授瑟。大射鄉射鄉飲酒禮亦然。故路史謂登歌，惟王備琴瑟。諸

侯則有瑟而無琴。琴統陽，瑟統陰。以陽佐陰，不可易也。觀此詩首章言鼓瑟而未章，兼言鼓琴，異乎諸侯之登歌矣。故知雅作於有天下後而毛鄭以鹿鳴至奩麗俱爲文王時詩，羿出車采薇而強釋之，則所受誤耳。若夫史遷云：仁義凌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又從而臾之曰：王遣衰周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琴風諫。此與解關雉爲康王政衰詩人見幾而作者同謬。漢儒妄意說經如此。



詩經卷之六 小正伐木 六  
此詩本燕諸父諸舅兄弟而管章先之以求爰蓋天  
子之爰總系越同姓異姓而於同姓則稱伯父叔父  
異姓則稱伯舅叔舅同姓異姓之鴈行者則稱兄弟  
今于諸父諸舅兄弟中又特命之曰爰必其以賢著  
而簡迪于廷朝夕王所如酒誥所稱太史爰內史爰  
最親近者也不然安有速之而寧不來飲之而輒迨  
暇者故詩傳于頰弁曰燕親戚而此直曰燕賢則樂  
歌之為用自別耳鳥不以遷喬忘舊谷之侶王者不

小正伐木篇

此詩本燕諸父諸舅兄弟而管章先之以求爰蓋天  
子之爰總系越同姓異姓而於同姓則稱伯父叔父  
異姓則稱伯舅叔舅同姓異姓之鴈行者則稱兄弟  
今于諸父諸舅兄弟中又特命之曰爰必其以賢著  
而簡迪于廷朝夕王所如酒誥所稱太史爰內史爰  
最親近者也不然安有速之而寧不來飲之而輒迨  
暇者故詩傳于頰弁曰燕親戚而此直曰燕賢則樂  
歌之為用自別耳鳥不以遷喬忘舊谷之侶王者不

詩傳

小正伐木

七



以尺高忌盍簪之助推之至于神聽和平而求爰豈  
細故哉求之之道亦惟有惠顧而無失德免于咎且  
愆而已。然則掃室布席陳簋薦籩今日之燕又烏容  
已通篇詞雖褻而情彌摯其屢取興于伐木蓋伐木  
非獨力而成亦有須友之義焉。呂氏春炀云舉大木  
者并呼與譁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藹矣豈無  
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郝仲輿曰醴酒有蕘  
同力則同飲人眾而有衍與之同勞亦與之同樂是  
已儀禮鄉飲酒間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愚意崇正即

伐木蓋取卒章伐木于阪爲義阪固高峯山陂也此  
皆盛世之音也。蔡邕正交論乃云周德始衰頌聲既  
寢伐木有鳥鳴之刺猶之以鹿鳴爲道衰吾燕取焉  
按埤雅云荇未成芋故從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  
後足用。曰既有肥荇後言既有肥牡明其禮有加  
而無已且。一曰醴酒有蕘言燕禮也二曰陳饋八  
簋言食禮也三曰籩豆有踐言饗禮也饗具四豆  
四籩之實。食禮則自饋食而下無朝事之豆籩也  
燕禮則自加豆加籩而下無饋食之豆籩也。按禮



莫重於饗。會次之。燕又次之。詩人豈以最輕者與諸父而於諸舅則稍加隆。於兄弟則又更加隆邪。其云肥羜肥牡洒埽陳饋有衍有踐亦不過互文以見意祇取叶韻而已。無庸泥也。

小正菁莪隰桑篇

二詩體制大略相倣。雖與鹿鳴伐木均之爲燕賢而此直自寫其中心之好。以菁莪隰桑起興。謂其芳可擷其蔭足庇也。曰阿曰沚曰陵曰隰。其南離與泄而升本朝者乎。蓋至治之世。要使野無遺賢。月令季春聘名士禮賢者。孟夏命太尉贊傑雋。遂賢良舉長大。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季大比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夫其索賢如此。其亟敬賢若此。其隆也得。



於乍見而後喜可知也。說苑云：周公行政七季，布衣之士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今觀菁莪言樂而要之，有儀豈徒厚爲之貌，亦誠役志於享矣。愚意儀禮笙詩之由儀，卽此錫我百朋，利益弘多，猶易云：「或益之十朋之龜也。」德音孔膠，有德者之話言，投

契而不可解。猶易云：「同心之言，臭如蘭也。」兩卒章一則追遡昔日之心，旌無泊一則永矢異日之心。銘弗諼，豈比夫始相慕之誠，後相戾之速者哉？菁莪桑采與齊詩之風，淒雨晦氣象，亦自迥別。真成周太和之詩也。序以菁莪爲樂育材，猶未爲謬。更衍之曰：「君子能長育人，才天下喜樂之，然則則喜則休，所稱我者其誰亦泛指天下耶？」朱子謂其全失詩意，審矣。至以隰桑爲刺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其妄尤無足辨。



言傳聞 卷之六 桑  
按遐乃久遠之意南山遐不眉壽遐不黃耇棫樸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大武於萬斯年不遐有佐皆  
是訓也遐不謂何日忘即久要不忘之意衛詩兩  
不瑕有害乃瑕疵之瑕俱不與何字通用又禮表  
記云事君欲諫不欲陳引隰桑之末章作瑕不謂  
矣彼蓋取匿瑕之義爲尊者諱所謂不欲陳也

小正白駒篇

詩未有繫因而泛作者鹿鳴伐木菁莪皆知其爲燕  
贄矣隰桑亦菁莪之屬也序以爲刺幽其謬固繫足  
辨白駒序以爲刺宣後儒多惑其說意謂文武盛時  
枯岸畢登潤山咸薦安有贄者肯自外明時結泉石  
之膏旨而顧煩詩人反招隱爲者且留之不可又聽  
其去此必贄者見宣王解終一朝辭休若漢二疏之  
爲而詩人爲之祖帳都門外且餞且諷以此逢迎序  
說於此詩亦未嘗不侶矣詩傳則與鹿鳴伐木諸詩



相次等之爲燕贄。其所謂贄，必有所指。予竊意爲殷士。何者？殷人尚白，至周猶仍其色，乘彼白駒，非殷士而何？受之以繫維，隆之爲嘉客，至公侯不足挽空谷之轍，而尙冀其霖金玉。爾音，此其意何篤？挈然卒不彊留者，以贄者固各有志，霖苦相逼也。嘗觀膚敬之億麗，侯服周京者，不爲少矣。且以不如夏迪簡在王庭，服在大僚爲憾。所謂伊人，何猷可近，不可攀如此。則予又意非它人，必箕子也。蓋周人誠不吝公侯之爵，以寵殷獻臣，而箕子自靖，罔爲臣僕，豈肯變其初

志。武王亦不設彊臣之故，訪範之後，卽封之。朝鮮雅詞白駒，頌詩有客，要之皆此志也。夫殷有三仁，微箕猶然在，而予猷以如玉目箕子者，蓋微子向已行遜矣。若如抱器奔周之妄說，則必非倏來而忽去。今朝今夕，何煩繫焉。若旣就封之後，則固已膺桓圭而爲上公矣。爾公爾侯，又何勸焉。卽返旆宋都，亦未可云遁思也。夫惟箕子釋囚而陳範，陳範而又不能爲臣，是以有朝鮮之長往。在彼空谷，此行是已。霖金玉爾音，其有味乎。洪範之言，而夏祈嗣音乎。予故曰白駒餞



箕子也。然則此詩亦可通用。否曰：何為其不可？夫白賁象幽人之貞，良馬比君子之惠。賦詩見志，櫟擇乎爾。若究其所繇作詩，固未有櫟因泛作者，非箕子誰足當此。

以有少例，此詩謂以白為白，此亦句

駒也

### 小正常棣篇

鄭諧既以鹿鳴至，夙麗為文武皆詩矣。然於序所云，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者，覺相牴牾。於是又曲為之說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成王周公皆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若然是以成王之詩，陽托諸文王之世，回護隱伏。豈詩人本旨。序謂閔管蔡之失道，意或近是，非然。燕兄弟之詩，固宜極其和樂，以篤歡情。乃歿喪急難，何若是志恫而詞哀邪。國語

此詩雖不此  
乎亦說理不  
且以勸人之  
至情必志同

詩傳圖

小正常棣

十三



詞義考

謂為周文公作是已左傳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又云周之有懿德也  
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  
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此  
其狐疑兩可本無確見而孔疏兩解之謂周公傷管  
蔡失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于被誅使已兄弟之  
恩疏恐天下見在上皆然皆疏兄弟故作此以敦天  
下之俗至厲王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踈召穆公  
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夫詩既被之聲謦凡燕禮

皆可通用何待穆公時然後重述邪六笙詩中有萼  
黍愚意即是常棣蓋常棣名麥李一柎生二萼猶黍  
之一稔二米者也且鞮黍音相同也

按箋云承萼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楊用修  
云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萼蒂也今文作跗萼萼  
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詩有紅萼青  
跗之句正用此義焦約侯亦引太白詩云昔我遊  
齊都登萼不注峰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謂此  
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此說殆與箋合歐陽



永叔云不鞞鞞者鞞鞞也古詩之義如此者多何  
煩改字爲柎蓋言鄂則已見相承之義此解較優  
用修乃訾宋人爲不識字謾矣用修又云鞞字從  
𦉳音呼爲義從韋爲聲𦉳草木下垂也古者聯墻之  
履曰鞞今俗作靴郝楚望亦云花足有孚甲在外  
如人着鞞然得之

小正類彙篇

伐木之兄弟卽爻生也常棣之爻生非兄弟也故詩  
傳一則曰蕤贄一則曰蕤兄弟至類彙卉二章止言  
兄弟而末章兼言甥舅故總之曰蕤窺戚其詞意綢  
繆惋惻真情至之語也僞詩說以爲蕤王族夫族之  
爲說不同亦有兼異姓而言者猶未甚謬序以爲諸  
公刺幽王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  
將亾故作是詩解之者曰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亾  
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故詩人致願見之情非爲酒



也末動以危言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亾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者也此以佞序則可要非作者之意劉須溪云霰則知有靈矣老則知有歿矣相會之始爲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朱子云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耄他人是保之類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肯人生幾何之類是也按儀禮鄉飲酒禮有所謂笙白萼者愚意其卽此詩蓋取末章如彼雨雪標義

小正魚麗南有嘉魚瓠葉篇

燕大臣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謙言其薄者瓠葉是也古者以魚爲重周都鹵北尤以南方之魚爲美故侈言之埤雅云鱠魴鯉性浮鱣鱧性沉鱣鱣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鯉鯉故詩序如此鱣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鯉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皆備矣旨多有不專指酒蓋言酒則殺隨之下文言物則所該又廣詩序謂魚麗美萬物甚多能備禮亦未爲謬而衍之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



言作... 有嘉魚... 柳葉...  
下治外始於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  
於神明此何關詩旨又以南有嘉魚爲樂與賢衍之  
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於是陸司農云  
魚欲逸則罩之使入欲伏則汕之使出求賢之道上  
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其無邊賢矣黃雪山又曰罩  
魚回澣水聲汕魚上水貌皆羣行自得之意此於樂  
與衍較切且末章烝然屬離則卉二章烝然自當屬  
魚耳埤雅又云嘉魚鱣質鱗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  
于丙穴嚴氏云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

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是也瓠葉序以爲大夫刺幽  
王尤爲可厭如云思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將魚麗嘉  
魚亦可目爲思古何必瓠葉鄭氏以君子爲庶人有  
賢行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大賓主爲酌名然  
則上二篇君子有酒亦指庶人乎彼意瓠葉兔首不  
似王家盛宴豈知古明主於其大臣會數而禮勤物  
薄而情厚固不嫌菲也况是燕也瓠葉兔首而外豈  
遂無他物特詩人自謙如是耳數兔以首猶數魚以  
尾鄭又辨斯爲白謂白首兔之小者益鑿矣儀禮間



歌。魚麗。笙由庚。愚意由庚卽瓠葉也。

小正南山有臺篇

序以南有嘉魚爲樂與賢此篇爲樂得賢不過更一字以爲異其寔霖甚意義也。埤雅因是強作解云與賢者尙未有以得之合則從不合則去矣。惟其子孫雖有昏亂而先君之舊臣不忍去以自獻于先王此得賢之道也。山爲君象南以象明君北以象暗君萊可食桑可衣臺可覆楊可載賢者之類也。小不遺臺萊大不遺桑楊若杞李者猶在所取此言其悉者也。桑楊之於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賢之



盛若栲栳枸榦高大而不朽成乎山則至矣如此解  
 詩雖非詩人語意然亦可備一籌又云臺萊艸也其  
 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邦家之  
 基蒼艸以致木蒼小以致大至有鬱彼之楊沃若之  
 桑以貴乎山則有允之象故曰邦家之允李可果杞  
 可茹有蒼之遺故曰民之父母栲可為弓幹栲可為  
 車輻有久之遺故曰遐不作壽此亦小有意致又云  
 臺可覆桑可衣象底下之臣杞可茹象蒼下之臣栲  
 可為車輻象任重之臣故言之于南山此明君所賴

人梓決  
 南此即南  
 北山

以治者萊可食楊可載象濟難之臣李可果象治  
 賓客之臣栲可為弓幹象治軍旅之臣故言之於北山  
 此暗君所賴以存者其說非不慶慶可聽然亦支且  
 鑿矣此詩作于治朝何得輒稱暗君不過緣序說而  
 附會之然序本霖足據朱子改為燕饗通用之樂謠  
 此特擬儀禮為言耳要非詩人本旨也玩通篇語意  
 與書君奭篇正相類按書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  
 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史記以為召公  
 不悅周公之踐祚蘇氏以為不悅周公之不歸皆非



也不悅者猶金縢之言弗豫顧命之言不懌耳蓋召公有疾而將致政故周公勉留之歷引商先臣壽考佐命者曰在管成湯既受命昔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又歷引周先臣之佐命者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未有若闕天有若穀宐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此詩歷舉南北山所有以為况意蓋如此曰厥基永孚于休曰迪惟葺

人允施于我冲子曰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即詩所咏邦家之基之允意也曰天壽平格即霖期霖疆之說也曰聞于上帝曰丕單禴德則德音禾已是茂之說也曰霖能往來茲迪彝教茂德降于國人曰惟乃知民德則民之父母之說也按召康公以康王二十四年薨當周公作君奭昔意其齒猶未甚邁是詩曰遐不作壽曰遐不作黃耇曰保艾爾後蓋祈之以如殷先臣保又有殷多歷年所不當輒引疾乞休也書又云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又云



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往敬用治正與詩保艾爾後同義蓋既作書以直諭之又作詩以曲諷之厥後召公卒受成王顧命總百官輔康王歷三紀其有得于周公之諷諭深矣

小正天保篇

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於是營洛之意此詩之作蓋在東都既成後矣傳以爲大臣報上其卽周召之徒歟其云戩穀罄宐受百祿降遐福亦卽洛誥祈天永命之意也史記載武王曰自洛汭至于伊汭居易隳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母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此詩第三章以山川爲祝蓋亦賦景以見志按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棗文竹書成王七季



王歸自東都大高圍廟此詩吉蠲孝旨雖備舉四肯之祭然亦因祀新邑而述之也。召誥曰其惟王仗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又曰予小臣設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此非所謂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者乎既喻之山崇川至又喻之月恆日升壽南山而茂松柏大臣規遠圖如此厥後王城藉平王之遷成周藉敬王之入郊廓之鼎曆過其卜其猶賴天保之餘祚乎詩書所載畧同一揆故知此篇非汎汎爲諸臣受燕者擬作通用謝表

而已

文

又按邵二泉云莫不興謂山阜岡陵也莫不增謂川也參錯成文詩之體固如此此說甚善蓋古人文字不拘拘板對有一句而參錯者如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是也有兩句而參錯者如楚詞蕙肴蒸兮蘭籍奠桂酒兮椒粢及韓退之春與猿唵兮焮雀與飛是也有一章而參錯以成文者天保之三章是也



小正皇華四牡篇

大小行人之職詳於周禮。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達天下之六節，成六瑞，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稿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



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故諸侯上不設暴陵下不設暴小民附於德而服於義然則使臣之職怠重矣。遣之有歌勞之有歌先遣而後勞皇華自應在四牡序謂送之以禮樂遠而有允華歐陽氏云昔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爲國允華於外俞其累章叮嚀之意不止有允華也。晉語姜氏引駢駢征夫每懷靡及曰懷與安實敗名又曰視懷如威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鄭訓懷爲私襲此不知征夫自有懷非其私之謂也左傳晉穆叔曰

訪問于讜爲咨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毛鄭皆用爲傳箋而小變其說總不可據爲經旨。四牡序謂勞使臣之來或者遂泥爲諸侯之使夫諸侯之使來聘固曰來卽本國之使來歸獨非來乎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責人臣以忠必先之以孝毛傳所謂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是已鄭譜意此等詩皆文王昔作故嚴氏因之云文王未曾稱王而言王事靡盬者諸侯受天子之命治其國鹵伯受天子之命統諸侯皆王事也。愚意若果鹵伯之詩



則當載之二南如卷百閔勞小星勗勤猶是風體小  
正作於周既有天下後道爲周道王非周王而何歌  
皇萼以遣歌四牡以勞其後遣勞皆得通用之又按  
儀禮燕禮鄉飲酒禮既升歌鹿鳴矣併歌此二詩朱  
子謂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  
乎始皇皇者萼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於外學記宵  
雅肄三官其始也注謂以斥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  
志則又不止爲遣使勞使之樂歌矣

按埤雅云馬二歲

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

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維騏維駉維駟  
蒙上之文宐皆爲駒大夫乘車駕三今日六轡者  
上大夫卿奉使故也禮上大夫卿與諸侯駕四又  
云維騏維駉維駟其先後與魯駟之序合則駟不  
如駉駉不如騏矣然是詩乃卒言駟者以明馬雖  
彌劣所以御之滋謹又云爾雅白馬黑鬣駉廣雅  
白馬朱鬣駉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異如界者爲  
駉蓋馬無分於黃白若今衣脊絡縫故皆曰駉也  
明堂位夏后氏駉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駉



也。月令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詩曰嘽嘽駱馬俗謂駱性謹耐勞苦。而今取息不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詩曰駕彼駟駱又曰乘其駟駱若諸侯之卿則不能具純駟矣。按此數條雖於詩大旨無關然亦可證詩人句字俱不苟下。

小正杖杜篇

詩傳以此詩爲勞戍列於體羣臣內則戍乃戍臣也而士卒亦在其中矣。戍臣士卒之領袖也。鄭氏見出車與杖杜相次故以出車爲勞還卒杖杜爲勞還役而妄大殊尊卑之說似二詩爲每季勞帥役通套者。夫出車明言赫赫南仲豈勞他卒亦可歌此乎。出車爲宣王勞帥詳見本篇。若杖杜之檀車四牡豈所槩於卒伍其爲先王勞戍臣可知已。實之皖葉之萋俄及杞之采物以志景而情係焉。初則料其遑止繼則



望其歸止繼則臆其不遠乃至假十筮以凌其逾止此皆閨情所必至。詩人乃曲體而代寫之與東山之勞歸士當同出姬公手而彼列於魯詩者夫亦施之燕享或有未宜與不然東山與大誥相表裏非如費誓之僅屬魯何爲不列於雅哉夫均一王事也盛世則四牡杖杜出車采薇作於上而爲王朝之雅衰世則場水干役艸黃蘗石采菜大車作於下而爲王國之風他如衛擊鼓魏陟岵鶉羽唐葛生皆是類也詩可以觀信夫

### 小正邠風篇

周家以農事開國故其陳農政爲特詳七月一篇紀時緯事賦情寫物真田家之曆象亦黼屨之箴銘周禮籥章所歛中春逆暑中秋迎寒必是詩也然不曰吹邠風第曰吹邠詩可見邠風原不儕于列國之風特謂邠王之風俗如是顧在禮則真可名之曰詩在詩則孰非詩也因特題其篇曰邠風乃其構撰寔具雅體故聖人編之小正列於南山楚茨前此與周公居東諸詩有何連類而當未正樂之先不知何以混爲



言傳聞 卷三 小正 郊風 一  
一國總係之邠於是後儒亦不得不由爲疏解孔穎  
達云七月一詩乃遠論邠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  
欲以比序已志其詩非美王業之本故不入周召正  
風又非刺美成王故不入成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  
又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邠公故  
爲邠之變風又曰邠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  
邠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元城劉  
氏曰邠詩何不編之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  
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相倫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

俗風則不得入于雅矣范氏曰邠居風雅之中何也  
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周之所以盛者繇周  
公也鄭夾漈與論亦曰聖人以邠詩列風雅間謂其  
不純風而可以雅駸駸乎移風而卽于雅也以上諸  
說非不備極揣摩曲爲調劑其如風雅之未得所何  
鄭氏之說近之惜乎未睹詩傳編次耳又謂魯齊韓  
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夫僅知索邠風于列國而不  
知索邠風于小正則謂其無七月也固宜

按臨川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草木昆



言傳  
卷三  
蟲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宴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數語已括全詩大旨其所紀之月與禮記月令及逸周書中周月時訓皆係夏正蓋邠風正在夏商之世故其敘述如此陽月多言日惟四月言月又篇中獨缺三月以次章春日三章蚕月紀之王氏謂治蚕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其第五章穹窒瑾戶治邑居也故曰入此室

處七章執宮功則官府之役也故曰上入于茅索絢亟其乘屋治田中之廬爲俶載計也故曰其始播百穀若以來春播穀無暇乘屋夫乘屋豈必待來春耶○九月肅霜十月隕穉在夏正固宜若周正冬十月雨雪冬十月隕霜殺菽則建酉之月矣故春秋書以紀異其書春正月二月無冰正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之候蓋子丑月也若寅卯之月無冰亦何異之有



小正南山楚茨篇

南山以下四詩朱子意為述畿內公卿有田祿者謂  
 若是天子之詩不當列在小雅然小雅所陳誰非王  
 政但此則實非天子之詩其詩皆述先世之農事朱  
 子嘗疑為邠雅是已序以為刺幽王謬不待辨又以  
 曾孫屬成王何居記曰有國家者稱曾孫曾孫固事  
 神之通稱也又云孝子孝孫無家國者之稱則既醉  
 不曰孝子不匱雖歌不曰綏予孝子乎故南山之曾  
 孫與楚茨之孝孫皆繫有國者其即指邠公平或疑



楚茨之君婦爲士妻彼蓋據儀禮特牲饋食稱士妻  
皆曰主婦故耳然對祖考自當稱婦君婦與主婦詞  
亦自別若以君婦爲士妻則諸侯之卿大夫其祭禮  
見于少牢饋食者亦無鐘鼓送尸之事何況于士但  
不曰后而曰君婦則又可證其爲邠夫人之稱鄭箋  
以君婦爲后彼安知此非天子之雅哉鳧鷖之稱公  
尸說者謂其仍先代故稱如七月之稱公子楚茨則  
何以稱皇尸蓋皇乃美號諸侯大夫之尸皆得通稱  
故少牢嘏詞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

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  
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詞也朱子謂此數詩爲述古公  
卿意蓋本此然旣意爲述古則又不必舍邠先公而  
別指所謂畿內諸侯矣畿內諸侯之詩未始不可入  
小正顧何至連篇累牘且四詩意義如出一手其爲  
邠雅無疑詩傳以爲勸農蓋奉祭獲福非力農不及  
此周禮籥章吹此于祈年以樂田畯樂勸農之官固  
卽所以勸農也二詩大吉則隨季梁先成民而後致  
力于神數語可爲詮註蓋惟三時不害民和年豐民



力普存備膾咸有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是以祝  
史正詞而神降之福故曰民神之主也慶源輔氏云  
或謂楚茨卽采薺然則周禮九夏中有齊夏夫人祭  
則奏之倘卽此詩耶非然則思齋也

小正甫田大田篇

南山之曾孫楚茨之孝孫對祖考稱之固也甫田大  
田雖有報祈禋祀然不繫廟祭何以亦稱曾孫蓋周  
人世事務農視農事如其家事服先疇之畝畝故自  
號曰曾孫當時邠民自少至老狎習其上無以異于  
家人故目其君亦曰曾孫若曰此吾家曾孫云爾曾  
孫推食以惠農夫農夫邁種以若曾孫曾孫爲農夫  
修祀典農夫爲曾孫乞災靈曾孫惟士女之穀是祈  
農夫惟公田之雨是亟曾孫不鄙農家之子卽田間



而登俊農夫能溥仁主之惠委餘粒以賑寡上下交  
孚親愛無間遑問孰貴而孰賤唯知共戚而共休故  
草野之趾可錯也藜藿之羹可嘗也萬壽可爲農人  
祝而景福還可爲君公答也其欲相厚豈有量哉嘗  
觀周書洛誥周公禋于文武爲殷人祝曰萬年厭于  
乃德殷乃引考承敘萬年永觀朕子懷德彼于勝國  
之遺黎且然况我農乎上以誠愛下下安得不以忠  
利上七月之卒章躋公堂而稱壽觥與此意正互相  
發其爲邠雅無疑耳古人重農因重農官故邠風及

此二詩皆以田畯至喜綴景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  
田祖則籥章吹邠雅以樂之其此志也夫

按周禮大司馬仲秋遂以獮田羅弊獻禽以祀祊  
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則  
報祈固有定候然禮以義起亦未必如此拘拘愚  
意甫田之社方非卽報祭所謂我田旣臧者止就  
上章黍稷薿薿言卽下文終善且有之意未必非  
祈也其御田祖尤與春祈別蓋聞孟春祈穀未聞  
祈雨馮嗣宗以月令仲夏大雩當之良爲有見禮



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邠固侯也田祖蓋生爲上公祀爲貴神者春秋傳龍見而雩以建巳純陽之月防旱災而預祈之然值午未申之月旱亦脩雩以求雨斯則黍稷蕤蕤時矣周禮鼓人以靈鼓鼓社祭是社方亦未嘗無樂而特言之田祖者互見耳甫田曾孫來止爲省耘來也正是今適南畝或作次年省耘解滯甚大田之曾孫來止則省歛也其來方禋祀則報成之祭也

### 小正斯干篇

嘗觀儀禮燕禮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義亦云乃管新宮三終鄉飲酒禮燕歌鹿鳴四牡皇華間魚麗而管新宮新宮所從來蓋自制禮時已有之矣孰知其卽是斯干也序以爲宣王考室則竹書亦紀之八年然考室何必宣王卽如穆王元年嘗築祗宮九年嘗築春宮十四年嘗作范宮土木之役不爲少矣奚獨宣王爲可美劉向云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是又以土木爲嘗



試改豐爲褊去改褊爲豐幾何。不如其已。且詩中亦未見有儉小意向。說未足憑也。詩故曰雅自祈父以下宣德日衰。未久而幽。未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斯蓋成王作洛。周公賦詩。首以兄弟相好。致祝懲管蔡之禍也。成王時蓋新婚。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戒其生女以無非無儀。又懲妲己亡殷之事也。其臆說亦近似。而愚直意此詩當作于武王都鎬時。大雅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營鎬雖出文王之命。而建都則自武王始。班固賦西都云。左

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終南太華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張衡賦西京云。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嵬。嶧嶭鬱律。連岡乎蟠冢。抱杜含鄠。欲豐吐鎬。于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于近。蓋鎬京之形勝如此。鎬邇于豐。何以知此詩非遷豐時作。文王時尚未有雅也。且生男章言君而兼及王也。落親宮者非鎬卽洛。而洛邑定鼎。特以會朝講武。成王雖時至其地。未嘗以爲都居。故知斯于爲鎬京落成之詩也。魚藻意



亦放此或者不知斯干卽窺宮謂管與笙類第皆有  
聲而無詞。然觀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元公享昭子賦新宮  
何嘗無詞。如謂其詩已亡則後漢明帝永平二年詔  
亦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矣。安在其亡。卽南陔白華  
諸詩愚猶以爲具在小正不亡也。

按序以庭燎爲箴宣王沔水爲規霍鳴爲誨誨之  
不可而後祈父白駒黃鳥行野諸篇覆用爲刺若  
是乎宣之鮮終也。然則斯干考室無羊考牧何獨  
繫行野後。豈旣刺矣又追數其美耶。抑宣王晚年

有此美政耶。序之不足據如此。



小正傳白華篇

易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象以爲交相愛也  
解者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也自夫婦之道苦  
而谷風之篇奏此在氓庶家猶羞稱之况爲天下主  
乎記云無以嬖御人疾莊后傳云雖有麻絲無棄菅  
蒯夫王后固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者爲龍發之  
妖倖而至于見黜幽之三綱於是乎淪矣白華所爲  
賦也菅卽茅之屬白華者菅而白茅爲之束申后自  
喻其潔清亦自傷其衰颯而相需之意亦寓焉白頭



言作圖 卷一  
吟曰連理有枝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兮務  
於淫而不悟語意類此然后誠天步是慮豈直爲已  
之失意永訖哉或謂申后能爲白華之溫厚胡不能  
戢父兄之逆謀此言苛矣夫申侯之召犬戎其謀必  
不洩之於棄后况后雖見替未必至大歸也觀于宮  
于外在梁在林之咏當時或廢處離宮其賦白華亦  
如後世之賦長門耳史遷謂妃匹之際或驩合而不  
能成子姓或能成子姓而不能要其終人能弘道無  
如命何是故京室將隆任姒幸逢其盛宗周將滅申

宅者此是邪多方多士訓戒之辭不厭嚴鴻鴈于飛慰  
勞之詞不嫌婉此書詩之異體也或謂民謠不應雜入  
雅中然詩豈必流人自作特托爲流人之詞若此凡  
勞還帥勞還役皆然何獨疑于鴻鴈若夫孔書君陳  
所謂燕忿疾于頑畢命所謂毖殷頑民者不過因緣  
于書序夫聖人于殷民率肆矜兪其肯鄙之爲頑乎  
蓋書序之僞多矣其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次多  
方于多士後尤非當季事實竹書紀洛邑告成在成  
王十四季冬而此詩則非必作于其嘗觀綿之詩先



言作圖  
卷二  
慰止左右後乃大室家則于垣之役固在度邑之初  
矣

小正蓼蕭篇

古者封建之法諸侯各據其土而有其民其勢易分而難合天子獨立于上千里之畿豈足制萬邦之命惟是有道以懷之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職在掌客者是也饗以訓恭儉故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于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



容合好。今日燕笑語。今日孔燕豈弟。故知爲燕諸侯之詩。然饗亦未必不可通用耳。王者建國親侯。欲其光昭令德。翼戴王室。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故褒之以龍光。祈之以不喪。美之以宜。兄弟祈之以壽。考壽豈意何慙慙也。古親賓之典。其相勉以正如此。豈徒以私惠自畱哉。抑是詩與湛露彤弓均爲天子燕諸侯。故左傳文四年甯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之賦。謂諸侯朝正敵愾。而王宴之。乃得賦此是也。及觀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訾其宴。

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夫華定之不敏。亡論已爲魯人者。寧遽忘衛俞遜謝之故事。何其不宜賦而輒賦于宋客乎。豈世變愈下。僭擬無章。愈甚。真若肄業及之。而不自覺其干大禮耶。記曰大夫奏肆夏。自趙文子始。與夫舞佾歌雍。所繇來者漸矣。

按康侯承寵澤于君。與蓼蕭之承露固無以異。而序云澤及四海。則淺泛甚矣。箋又從而諛之。引虞書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遠國之君之賤者朝見。



天子王者恩澤不爲遠而不及試玩詩中有是意乎且曰君子爲天子於裳華之之子桑扈之君子皆然是何解法至洛水之君子則更指爲諸侯其謬戾不經至此

小正裳裳者華篇

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今觀此詩與蓼蕭均之爲燕諸侯其體裁亦不甚相遠首章以常華起興蓋常棣之花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王者建國親侯故取義于是重言裳裳者欲常常而見之意也次以芸黃興有章黃者中央正色易坤卦曰含章可貞曰黃裳元吉蓋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美在中而暢四肢發事業則章莫美于黃矣此與蓼蕭次章美龍光者相似三章以黃白之華興四駱



蓋黃馬黑鬣曰駱白馬朱鬣亦曰駱之子所乘非一  
或黃或白有如此華矣此章亦與蓼蕭卒章相似乃  
謂賢者世保其祿則何以見之儻前所稱之子者指  
繼世之新侯而末章所稱君子乃是追美其先世耶  
曲禮諸侯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謂其繼先君之德乃  
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郊特牲云繼世以立諸  
侯象賢也士冠禮亦云然則似之猶言克肖卽宛鳩  
所云式穀似之也譽處而有慶所謂世保其祿也若  
析薪而弗克荷其何似之有夫賞延于世固臯陶之  
明謨而仕者世祿亦文王之仁政但濟美則以興鮮  
克繇禮則以亡詩以似之致美亦兼寓規諷之意云  
爾毛序因此詩錯在末簡遂槩目爲刺幽王謂小人  
在位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試觀篇中曾有一字  
涉刺乎



小正湛露篇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  
湛露蓋古者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燕行于寢膳  
宰具官饌于寢東非若饗行于廟故曰在宗載考其  
禮一獻四舉酬降脫履升坐無筭爵無筭樂以醉爲  
度非若饗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故曰不醉無  
歸蓋觀儀禮所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  
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  
則夜飲之禮古誠有之偽詩說以爲天子燕同姓諸



侯意亦近似然大槩或可通用耳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昔陳敬仲飲桓公酒欲以火繼敬仲辭以卜晝未卜夜乃止此之謂不成也似也乃又以豐草喻同姓諸侯以杞棘異類喻異姓諸侯桐椅同類異名喻二王之後則鑿矣夫同姓異姓未必不有時合燕然取喻之義殊不爾蓋杞棘中堅承露雖厚而不屈有強幹意故以興顯允之令德卽酒誥所云剛制也桐椅高竦其實離離而下垂有恭順意故以興登弟之令儀卽宛鳩所云溫

克也要以令儀卽令德之符所謂飲酒孔嘉者也或謂豐草有露露始降杞棘有露夜漸久見椅桐之垂寔離離爲天向明而醉歸之候則是君臣相與長夜酒飲豈所語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義夫露待陽而晞賓乃待露晞而後言歸歟



小正彤弓篇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  
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故孔叢子  
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周禮九夏有章夏臣有  
功則奏之儻卽此詩耶賜必以弓者何正義謂爲弓  
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以赤旅弓漆以黑賜弓  
赤一而黑十周尚赤以赤爲重是已錫弓矢必以饗  
禮行之饗行于禰廟烹大牢以飲賓殺牲俎豆盛于  
食燕周禮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



獻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上公三饗侯伯二饗子男一饗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其禮亦有飯食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是饗禮亦兼燕與食矣故詩傳均曰天子燕諸侯但燕或至夜而饗則於朝立成不坐設几不倚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於時之久故一朝可以成禮然亦見王者勤于待賓賞不踰時如是右之毛訓爲勸鄭訓爲奠于薦右詩緝云右與宥侑通皆助也左傳每云饗醴命宥注謂以幣物助勸也饗必有賜以爲宥而彤弓則宥之大

者。醕之毛訓爲報鄭訓爲酬酢之酬雖饗禮固有獻酬此處自當作報功解蓋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弓矢及圭瓚其賜之圭瓚使得爲鬯以祭先也其賜之弓矢使得待王命以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典綦重矣後儒遂以爲得專征伐嗟夫征伐而諸侯可專是作威不必維辟而春秋之戰皆義戰矣豈彤弓之設端使然哉

按諸侯賜弓矢得專征伐毛萇釋詩孔安國釋書鄭康成釋禮杜預釋春秋左氏皆有是說彼特因



王制之語而誤增一字失之遠矣。夫以嗣侯之征胤和也。必曰嗣侯承王命徂征。南仲之伐獫狁也。必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今以爲賜弓矢者卽得專征代無。論彤弓之詩未聞有此。卽東遷之初。虘如平王其命文侯亦嘗賜以弓矢矣。曷嘗屬以專征之柄。諸儒何乃墮桓文雲霧。倡爲此說。通相耳。食以熒惑後世哉。

小正桑扈篇

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周之盛世有賓禮以親邦國。固交而爲泰之時也。以桑扈交交起興。正與末章彼交相映。非如秦風之賦黃鳥泛言交交而已。有鶯其羽言其羽如鶯之文。蓼蕭之龍光裳華之有章皆是物也。大雅板之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而此樂胥之君子足兼之。僞詩說以爲天子燕方伯之詩亦有見于屏翰。云爾夫以桑扈爲燕方伯則亦當以彤弓爲燕連帥。此等總不必臆爲之說。



古者方伯連帥亦未必有專職觀所云百辟爲憲則  
文武總在其中如後世六月之吉甫崧高之申伯可  
見已記曰高而不矜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  
守富此戢難那福之說也彼交匪敖卽戢難之見于  
飲酒者酒陽物也能發人之剛其過在抵觸先王制  
兕觥以寓戒兕善觸也第鄭箋泥爲罰爵則未必然  
如卷耳之姑酌以解懷邠風之躋公堂而介萬壽豈  
必用此爲罰耶左傳古者以鳥紀官九扈爲九農正  
扈民無淫彼交匪敖所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亦有

扈止之義燕歌桑扈未必無取初言受天之祐繼言  
受福不那終言萬福來求其詞每章愈進要非戢難  
匪敖不及此周禮九夏鵞夏居其一儀禮大射公入  
奏之或取義于無憚無驚意者其卽此詩乎序以爲  
刺幽王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范甯傳春秋云君臣  
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蓋序之誤人久矣







鳴鸞則諸侯固自有之矣。僞詩說以爲諸侯免喪天子賜賚之詩，不過從韓奕篇竊倣其意。然彼云韓侯受命而此云君子來朝，語意固自不類。且來朝者豈必終王世告至耶？周禮春圖事秋比功，夏陳謨冬協慮，則各以其方至。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各以其時至。而間會殷同，又不在此數。然總謂之曰朝，是詩稱樂只君子，詞繁意重，決非定指一人也。曰路車則自金路以至木路兼舉之矣。曰玄衮

及黼，則自九章以至一章兼舉之矣。竹書紀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安知非卽此役而下篇瞻彼洛矣，安知非卽所以報采菽者乎？此曰福祿申之，萬福攸同，福祿膺之，彼曰福祿如茨，福祿旣同，此曰殿天子之邦，彼曰君子萬年保其家室，保其家邦，亦有似相和然者。夫坐明堂而覲羣后，肅侯度以膺晉錫，此真盛世親邦國之禮也。序見其錯在末簡，漫舉而屬之刺幽說者，又以舉火戲諸侯實之。夫輯瑞錫祉之盛事，何與焚烽悅嬖之戲舉見微思。



古者措詞固若是乎斯又序之佞臣矣

按禮書白與黑間爲黼取分辨昭彰之義吳元滿謂今時市幌以黑白相間卽黼文之遺制俗因爾雅斧謂之黼附會三禮圖作屏障畫十二斧于其上謬也

按次章觀旂聞鸞形容來朝至止之度已悉末章優游是戾不當復訓爲初至姚承菴云看汎汎揚舟緋纒維之便見有挽留之意戾字宜作止字解蓋錫予之不足而眷留之無已也且卽其交之匪紓亦知非復優游以至此意殊可會



小正瞻彼洛矣篇

洛爲天地之中陰陽所會風雨所和四方朝聘貢賦  
道里均焉武王憂天保之未定將營周居于洛邑不  
果至成王始克竟其業東京賦云召伯相宅卜惟洛  
倉周公初基其繩則直沿洛背河左伊右纏鹵阻九  
河東門於旋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  
岬成王定鼎于郊廓此其地也豈非一都會哉但鎬  
京形勝之地據上游以制六合宗廟社稷宮室攸在  
豈容輕徙故於洛肯一會諸侯而已按竹書紀成王



五季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季王如東都諸侯  
來朝十四季冬洛邑告成十八季春王如洛邑定鼎  
二十五季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此詩未知  
作於何季然君行師從耀軍容而講武所以威不軌  
昭文德意防固弘遠矣尚書大政云其克詰戎兵以  
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  
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韎韐鞞琫成王其有得於  
斯乎蓋天生五才誰能去兵武王革殷之亂汲汲戢  
戈橐矢歸馬放牛不數季而三監啓釁至有東征之

役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諒矣六師之作又烏可已厥  
後召公誥康王亦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彼  
豈導君以黷武保邦之道固宜如是耳序乃云思古  
明王能爵命諸侯賞讞罰惡彼以福祿爲賞讞六師  
爲罰惡豈成文義晉書束皙傳曰晉厲公城洛邑因  
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然則此詩蓋爲諸  
侯受燕者作歟



小正鴛鴦篇

此詩爲諸侯報天子四章皆以萬季福祿爲祝而鴛鴦乘馬何其不倫縱或卽所見以起興要非漫無取義者意者因獮田而慶禱其君乎周禮大司馬仲秋遂以獮田羅罃獻禽以祀禘所以報成萬物也曲禮歲凶季穀不登馬不食穀毛氏所謂趣馬不秣也然則畢之羅之者其獻禽以祀乎在梁戢翼者其取不殫物乎摧之秣之者其季穀順成乎宜稼于田受祿于天故曰萬季福祿左傳疏云凡馬春分百艸始繁



則牧于坳野爓分農功始藏水寒艸枯則皆還廐此  
周典之制也然則與仲爓祀方之豈正合也抑夏有  
說于此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掌鳥獸者也諸侯貢  
屬焉羅氏致康與女詔客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  
亾其國此正與虞人之箴所爲冒于原獸亾國恤而  
思麀牡者同義書旅獒亦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  
禽奇獸不育于國是詩蓋受天子之戒而答之言所  
貢惟是鴛鴦乘馬以明天子不贊異物之意而祝以  
惟乃世王乎又觀成周之灋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則

此又或爲貢士而佗蓋王者張彌天之網以羅海內  
之雄當使野無遺雋鴛鴦可羅豈必高崗之噦羽至  
於寒僚邕邕鴻儀鷺序斯亦在梁戢翼之象已良馬  
比德君子賢得其養君亦享其休卷阿所云喻性也  
愚又諦思之詩人比興各有則似鴛鴦匹鳥以喻夫  
婦想自古已然故中后白華之詩亦云鴛鴦在梁戢  
其左翼准類而觀則此詩當是成王大婚而諸侯致  
祝也其以乘馬更端猶漢廣之言秣其馬碩人之四  
牡有驕車牽之四牡駢駢彼則賦而此則借爲興耳



言作圖 卷三 五十五  
序乃云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則吾  
不知其解也

按埤雅云鴛鴦匹鳥也人得其一其一卽思而歎  
故明王慎于取之于其飛而畢之羅之系天胎系  
歟宿之義也此蓋訓序所云交于萬物有道也然  
鳥飛而遭羅失其性矣何如鳥鵲之巢可俯而窺  
者爲有道又云凡鳥右顧則怒左盼則喜生在  
梁而戢翼言我交于萬物有道故彼于止得其所  
止也然而鳥之戢翼豈必以明王交之有道乎列

子紀周宣王牧正有役人梁鴛能養埜禽獸委食  
園庭之內燕系柔馴者雌雄在苜蓿尾成羣異類  
雜居不相搏噬所謂梁鴛蓋取鴛鴦在梁系驚擾  
之義列子始寓言百孔疏謂古明王于乘馬凶季  
則養以莖豐季則養以穀其自奉養有節如是則  
真視君如馬矣序說之誤人至此



小正魚藻篇

竹書紀帝辛三十六季、鹵伯使世子發營鎬、及既有天下、遂都于鎬、大雅所謂考卜惟王、宅是鎬京也、序魚藻者、謂萬物失其性、幽王斥鎬京、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夫在藻依蒲、是魚樂也、何反云失其性、佞序者謂水淺涸、然後魚在藻間、蒲生於岍、魚依此匿其形、則水又淺矣、首大而尾長、是魚之瘠者、其說謬甚、埤雅云、魚性食藻、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頌首莘尾、爲得其性、傳曰、士卒鳧藻、言



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于水藻也。魚藻意亦如此。此猶近之。惟是王在鎬京而止。述其飲酒之樂。似乎諧媚之稱。萬季觴者。雖天子燕諸侯。蓼蕭亦曰。孔燕豈第湛露亦曰。厭厭夜飲。桑扈亦曰。旨酒思柔。然君以是燕其臣可也。而猶必述其豈第。美其顯允。嘉其匪敖。乃臣之於君。第以那屺飲酒爲樂。畧無規諷之意。何哉。則愚意其爲飲至之樂歌。蓋禮君行反必告廟。告廟則飲至。故僖公獻捷於太廟。詩歌之曰。魯侯蒞止。在泮飲酒。此詩云。有那其屺。倘亦巡狩征伐畢事。而旋行飲至之禮。邪。如疑鎬京初成而舉落成之燕。斯亦始似之矣。



詩傳闡卷之十七目錄

小正續

小正續引

六月

出車

采薇

采芑

黍苗

車工

吉日

庭燎

沔水

無羊

車牽

詩傳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六月北伐也出車勞將

帥也采薇勞師也采芑南征也黍苗城中也車

工吉日閱武也庭燎勤政也沔水念亂也無羊



考牧也。車牽樂親昏也。

小正續引

漢儒以正變言詩謂周之盛皆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蓋晉鹿鳴而訖菁莪也。六月徑接菁莪菁莪爲正雅之終。則六月不得不爲變雅之始。故小序於六月篇端歷序諸詩之廢而總之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者。凡以爲宣王北伐張本。明并此爲正。後此爲變耳。夫詩第有美刺原無正變。卽據毛詩所編六月采芑車工吉日庭燎沔水無羊等詩。旣謂之美而復與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篇均名爲變。



不自相矛盾乎一宣王之詩耳出車采薇幸而鎔于雅。雅。雅。則遂舉而屬之文王。黍苗車牽不牽而鎔於雅。後則遂舉而屬之幽王。而王風之黃鳥行野鎔列宣王之簡。則又卽以爲刺宣王。夫宣王弗終允德如不藉千畝料民太原湛女鳩殺杜伯而非其罪其秕政見於外傳諸書者蓋亦不少矣。若其詩則固有美無刺也。故聖人錄之以續小正而伏書穆刑之後卽繼以文侯之命。雖絕無及於宣王者。以詩證之足矣。

小正續六月篇

六月之師蓋宣王中興第一舉而不與江漢常武並列。大正者彼之爲告廟策勳。此之爲讌賓叙款。彼之爲六飛親駕。此之爲四牡徂征。彼則歸功於天子。而此則歸美於人臣。詞氣固不侔也。然曰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則固臨之以赫明之命矣。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則固秉之以敬戒之衷矣。曰我服旣成于三十里。則匪安匪舒。匪紹匪遊之紀律。總不越此矣。若乃告成錫命之典。蓋已具於燕喜受祉中。特作詩者各



一其體未及鋪張揚厲所以屬之小正至於常服元戎驪牡一切軍容亦大正所未暇詳也六月當是建巳之月于周爲夏末于夏爲夏初按以司馬之法興師固非其時特迫於孔熾之難有不容緩應之者乃其比物則素裕應變則甚敏抑何整且暇哉要以巖翼爲之本輔氏所謂兵陰事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也爾雅十藪焦護居其一獫狁依水草而薦食故整居於斯鎬非鎬京季彭山謂必大原邑名其地高平故謂之鎬漢魏於此置高平縣而大原卽是固原非

河東之太原若是河東之太原則春秋荀吳敗狄於大鹵是其地也當時河東之大國有晉兵雄晉陽足以制羣狄河西之大國有韓世爲州牧足以控百蠻獫狁之部落近於周疆必不自河西遣入觀其由朔方而至涇陽必取固原之遺蓋固原太朔方五百餘里而獫狁在其東北則入周之要路當在此其說或有所受至於大原紀其所至之地若以此爲華夷一大界限焉其不勤遠略之意雖隱然言表然所重固不在是耳燕喜受社受之於王朝燕飫諸友燕之於



私室若謂總是宣王燕吉甫則方叔亦嘗共功豈得  
不與燕而偏集吉甫之諸友相與遺哉乎未特揭孝  
友之張仲爲殿固俊吉甫有重客亦以見王室多名  
賢矣後世謂權臣在朝良將未有能立功於外遂以  
調和之功歸張仲恐張仲未必肯受也

按爾雅云繼旒曰旒亦是舉一以見其餘若旗旂  
旗等當各有繼恐無他名以易之則此旒當是繼  
旗者軍行前朱雀此鳥章建於元戎故知爲繼旗  
之旒也出車彼旗旒斯胡不旒旒亦兼旗旒而言

卽爾雅所云廣充幅長尋者豈獨旒爲然但他旗  
則各肖其方不盡以緇耳馮嗣宗徧引左傳杜注  
之言旒者而衷之以傅士凱之說謂此白旒央央  
卽軍前大旒然傳止言旒未言白旒若元戎旣建  
鳥章又建大白旒則白虎之旗何以復爲右軍所  
建且白近凶周所勝色也顧以爲大旒而建之軍  
前獨無嫌乎



小正續出車采薇篇

宣王初季、獫狁孔熾、吉甫于征、驅至大原、猶慮夷夏之防、未峻、復遣南仲、率師城之、於其歸也、而勞之、此出車采薇所以次六月也、序以出車爲文王時勞還率之詩、夫文王未嘗爲天子、稱王今、晉章言自天子所、三章言王命南仲、王與天子、果何指耶、若是追述、則當明言文王或周王、如大正諸篇所咏矣、然大正亦未嘗目文王爲天子、說者強求其解、歸之商紂、夫此周人詩也、何爲崇紂至此、史遷以出車六月、於爲



周襄王時他其訛固無足辨班固以出車為宣王時  
他亦偶合耳或疑六月出車同為一時事吉甫之詩  
言其在京發程時也故曰六月已棲棲南仲之詩言  
其在外觸景時也故曰黍稷芳華未然出車勞將止  
當與勞戍殊歌記所謂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也若  
大將自宐同時於勞何以勞南仲不及吉甫其非共  
事明矣朔方蓋靈夏等州之地季彭山謂在今固原  
西南三百餘里有待於南仲之城者必翟患未肆之  
前常倚山河為固不待設險及獫狁自鎬侵之則將

有決藩之勢其地始為華夷要區不得不為城以守  
矣觀其命南仲為將而宣王之經略居可見焉夫獫  
狁與西戎在周固並為邊患乃城方之役專備獫狁  
五章何以忽及伐西戎舊說謂室家感物變而思君  
子遙為擬度意亦似之但赫赫南仲絕不類室家語  
此殆詩人佇望南仲還朝又將仗其威名有事西戎  
耳出車采薇本是一役采薇第言獫狁之故不及西  
戎故知伐戎尚需南仲歸而更舉也南仲愚意即秦  
仲其伐戎亦非僅一出師也出車勞將止稱君子采



薇勞師兼言小人。鄭氏所謂異歌異時殊尊卑者始有合焉。兩詩皆以雨雪點綴，亦可見其同。是一役均爲勞詩，而序乃以采薇爲遣戍，夫楊柳依依則正薇采時也。雨雪霏霏則正歲暮時也。撫今追昔，道其實歷之景如此。若云預道歸時之景，豈有方遣之日而遂以爲昔往是莊子所謂今日適越而昔日至矣。乃出車旋歸，又繫之春日，故鄭氏解雨雪載塗爲春凍始釋，夫朔雪侵肌自是塗中慘况，而芳甸襍英華林嬌鳥乃侈其凱還之勝槩，其爲時度亦不甚相遠。詩固未可執象求，而較周初杕杜之咏繁簡亦自不侔矣。

按竹書紀商帝乙三季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似與此詩合。然則商詩也。何以載之周雅？此似緣詩序而附會之。觀采薇序云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意竹書之說本此，蓋序作於漢儒而紀季至晉太康始出其間，固不無僞益者。非然則周宣



三季竹簡而束誓誤編之帝乙耶然宣王時無昆夷之稱而竹書又記宣三季王命大夫仲伐西戎所謂仲者當是秦仲疑卽此詩之南仲審爾則竹書不應兩紀其商紀係附會更可知已

按鄭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喻近西戎之侯國跳躍而望南仲如此季彭山因之云簡書西戎侵境而被患之國以簡書告也時密阮諸國猶在今涇州界上近於西戎疑卽此類也殊無確據又云城朔方所以斷戎狄往來之路西戎道絕而不

相犄角則可以駕獵旄而出其上故曰于襄又云伐西戎是剪獫狁羽翼意俱似之但詩人太言意各有主謂耳姚承菴云天子命徃城朔方何以云伐西戎蓋天子之命有專制有權宜當時專制在朔方而偶見西戎之竊發提師以薄伐焉亦闔以外將軍制之權宜之事也且當時天子或更有命南仲或專有請皆不可知此亦近似但於未旣見君子語意何居舊謂代爲室家想望之詞特因緣於召南不知召南草蟲篇亦本非室家之詞也



言傳圖 卷二 薇  
按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二句有似采芑顯允方叔  
征伐獫狁各於本篇爲賓而非主但彼則述其已  
往此則擬其將來然竹書紀宣王三季命大夫仲  
伐西戎則固前乎此矣或伐而未得志乃將更伐  
之其後六季西戎卒殺秦仲倘亦不戢自焚之驗  
歟自此戎患日深竟釀驪山之禍

按周正建子其所謂春不過盡寅月而止此詩末  
章春日遲遲四句已是艷陽之景亦猶天旒華灼  
爲婚期而兼言葉蓁蕢實此詩家映帶語况總冠  
之以春原未嘗實其爲何月也  
按六月之衍序曰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  
功力缺矣何異孩語



小正續采芑篇

竹書紀宣王五年秌命方叔征荆蠻蓋繼六月而出師也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閒暇者吉甫承頽敗之後敵驕兵情應變不得不敏及北寇平軍聲振方叔再出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故言車則非戎車言馬則非戎馬言服則非戎服如孔明綸巾羽扇羊祜緩帶輕裘制勝裕如也備述其師旅之陳鞠鈺鼓之安和亦見爲節制之師肄習有素耳陳思平蜀論曰將以謨謀爲劔戟策畧爲旌旗其壯猷之謂乎蠻



小正續采芑篇

竹書紀宣王五年秌命方叔征荆蠻蓋繼六月而出師也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閒暇者吉甫承頽敗之後敵驕兵情應變不得不敏及北寇平軍聲振方叔再出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故言車則非戎車言馬則非戎馬言服則非戎服如孔明綸巾羽扇芊拈緩帶輕裘制勝裕如也備述其師旅之陳鞠鉦鼓之安和亦見爲節制之師肄習有素耳陳思平蜀論曰將以謨謀爲劔戟策畧爲旌旗其壯猷之謂乎蠻



荆或蠻而處於荆者鄭語史伯謂荆子熊嚴生子四人叔逃難於濮而蠻蠻芊蠻矣惟荆實有令德熒則荆非盡蠻也范曄南蠻傳曰今長沙武陵蠻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於周世黨成彌盛足以抗敵諸夏宣王中興命將南征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亦似不槩指荆楚又按國語蠻夷要服在侯衛賓服之外戎翟荒服之內卽周禮中車所謂革路以封四衛者其制宜歲貢于壇墠不貢則修名而有威讓之令今至擱熒勤王師必其驕逸不虔不容不致歪邪史記謂荆楚僂勇輕悍好作亂自古記之蓋中國衰則先叛聖人起則後服故以高宗中興有事奮伐殷之歌後世爲剋而宣王采芑之役亦堪與之媲美焉

按檀弓云周人尚赤戎事乘駟然六月比四驪采芑乘四驥則亦不定乘駟矣埤雅云驪上駟驥中駟北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驥者方是時馬政愈修其所以執駒頒馬殺駟攻特藏僕講馭夫之瀆滋廣故雖驥亦閑習任爲用非獨四驪也總之毛馬



而頒豈拘一色。此等俱不必甚泥周禮巾車王之  
五路。一曰王路錫樊纓十有再就以祀。二曰金路  
鈎樊纓九就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異  
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封。四衛五曰  
木路青樊鵠纓以封蕃國。則鈎若專屬之金路者  
故孔疏以路車有輿爲金路疑方叔繫周同姓爰  
有真朱色也。正合巾車象路朱之義。則方叔所乘  
乃象路邪。季彭山云巾車所載車馬之飾若有所  
分配蓋因車之貴賤各因以爲差。非截爰一定之

制。故此詩言方叔之車鈎膺。偉革崧高言申伯之  
車鈎膺濯濯。韓奕言韓侯之車鈎膺鏤錫。夫方叔  
以卿士受服。申伯以異姓改封。則象路矣。而皆有  
鈎膺。韓侯以同姓受命。則金路矣。而有鏤錫。是錫  
不特施於玉路。而鈎不特施於金路也。左傳閔二  
年齊桓歸衛夫人。兔軒註云車以魚皮爲飾。爰則  
此詩之兔服與采薇之矢服不同。直以飾篋。第耳  
觀上下文所言皆是車飾可見。又秦風小戎之鏤  
膺舊謂鏤金以飾馬。當曾帶爰上與虎韞爲甸。而



下卽云交韞二弓故季彭山以爲鏤膺卽是帛韞  
之飾蓋韞之中央亦膺也此數條一經拈出義遂  
豁然

小正續黍苗篇

按舊序說謂政有大小故雅有大小先儒辨之謂常  
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愚亦謂采芑之南征何以  
小於江漢然此猶各自爲役也一城申之役耳崧高  
何以繫之大黍苗何以繫之小固知體裁音律自爾  
不等而序詩者安已蓋黍苗卽非作於行役士庶亦  
代爲行役士庶言若崧高鋪叙宏濶自是名公鉅章  
此大小雅所由別歟及翫此詩語意乃作於功成後  
非預遣其歸時也與出車采芣正相類或乃據序刺



幽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之說，遂謂此詩爲追述宣王時事，兼營譏伐淮一役而言，彌失之矣。

小正續車工吉日篇

嘗觀無逸之訓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乃詩美宣王田事，不一而足，何也？此正宣王所爲無逸也。蓋古者蒐苗獮狩之濃，實與軍政相爲表裏。先王陰用其道，使人由而不知，而後王藉爲利獸之樂，是故畋于有洛，又子作歌，恆于游畋，三風垂訓，乃宣王之舉，則異乎是。彼其乘積衰之後，奮然圖治，蠱事終而鼎事始。東萊呂氏所謂王賦餼軍實，盛師律嚴，上下洽，綜理周者，蓋具見之。左傳楚椒舉



言作圖  
吉日  
二四  
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緝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然則講事度軌、豈繫細故、車工吉日、其亦趾美成康者歟。竹書紀宣王九年、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故成周宣榭春、焮昔猶有存者、車工之詠、卽是役也。毛傳訓甫爲大夫、凡獵固必擇艸、埜大地爲場、週廻

芟艸積以爲防、然從詩言之、曰東有大艸、猶可從竹書言之、曰遂守于大、可乎。且東方之大艸、孰與圃田。甫之爲圃、無疑已。爾雅十藪、鄭圃田、周焦護、居其二。焦護卽瓠中、地近漆沮、其山多獸、其水多魚。吉日天子之從、此其所邪。夫東都者、蓋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瞻洛興歌、而後辭、或駐蹕康朝、艷宮穆會、塗山皆不于東都。若夫楚澤膠舟、徐方廻馭、又燕論已。宣王此舉、豈非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者哉。至焦護、外接獫狁、向嘗爲所荐食、今于此從禽



考曰宣王  
事也  
在行

所以耀吾軍士昭文德而威不軌意防固弘遠哉周  
公大政之訓成王曰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績以覲  
文之耿光揚武之大烈召保顧命之誥康王曰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宣王其有得於斯乎車工之  
射夫吉日之賓客皆諸侯也選徒舉柴之類言於車  
工伯禱差馬之類言於吉日蓋彼此互見意相足也  
後世作賦者云收禽舉齒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  
獲鹵割解野饗犒勤賞功酒車酌醴方駕授饗升觴  
舉燧既醕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魚夥清酤斂

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蓋亦卽二詩之意而  
衍之也至于禽相鎮壓獸相枕藉風毛雨血灑野蔽  
天幾乎太侈矣惟所云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蹏餘  
足士怒未渫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以訓儉昭仁猶  
爲近之其亦曲終奏雅勸百而諷一者歟或曰宣王  
嘗狩于岐石鼓之詩亦偉矣夫子舍而不錄何也曰  
此非周宣之鼓而宇文氏之鼓也

按石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相傳周宣王獵碣也  
唐韋應物謂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謂宣王

今在國子



之鼓宋程泰之以為成王鼓至金人馬子卿以字  
 畫考之謂是宇文周皆所造作辨葛餘言其全文  
 不可見雋弱侯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為相欲  
 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  
 為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  
 一季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季十一  
 月丁巳狩於岐陽元季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  
 則石鼓文為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傲書則詩體  
 傲詩亦無疑觀武帝太和元季正月考路寢命羣

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按雋氏之引證確矣今讀  
 石鼓詩凡十章所述鹿鹿雉兔鰓鯉不一而足要  
 皆傲風雅而鎔出之其一章云避吾我車既王避

馬既同避車既致好避馬既駐阜則猶之拾慧于

車攻也其七章云或羣或及悉率左右燕樂天子

則猶之傳珠于吉日也他如二之其胡或作豆孔戾

庚又其奭佳維可何佳鯢佳鯉可何呂以肅出藁

佳維楊及桺四之六轡沃若又如徒如章五之避

來自東霑雨奔檉六之柞械其拔七之徒避馭擘

古人作詩  
 不有雷同  
 車攻吉日  
 一時同也  
 篇法句法  
 毫無一親  
 美以成文  
 其言其物  
 攻自是也  
 其言其物



法乃合本  
以非謂宜  
知

詩傳

卷之

吉日

嘽會同又有釋無非擷芳於風雅者其十章云進  
獻用特遠歸格甄祖則又取材于虞書也蓋惟其  
詩極意摹古遂不覺蹈襲卉吻在宇文氏原無意  
於偽標宣王以疑誑後世特後儒未及詳察妄意  
為宣王詩耳今還就其詩質之亦愈知非史籀筆  
而馬子卿之辨當必信而有徵矣

小正續庭燎篇

按舊說以為一問再問三問然則宣王非果問夜不  
過枕上唸詩三晉耳又豈是夜則問之頻頻而它夜  
不盡然乎蓋王心憂勤臥不安席惟恐朝常之失故  
嘗瞿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而序又以為箴之  
者以其每問愈宴也然自未央至向晨自聞聲至辨  
色作詩次第自應如此若將景色倒叙豈成文理或  
又謂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於未央進銳退速  
非可繼之遺則幾於說夢矣

詩傳

卷之

小正續庭燎

一



小正續沔水篇

按厲王之流彘古今一大變也。卽曰萬民弗忍當肯必有爲之倡亂者。至羿欲甘心其太子微。召公以已子易之。周不祀矣。平王忘父讎而好其位。比於篡逆。東遷而後日以陵夷。則習亂而忘始治也。使宣王驟念亂之志。是亦一平王耳。故人知宣王內修外攘。中興之剋爛。然不知沔水一詩。寔爲幹蠱之本。觀其言曰。誰驟父母。抑何情惻。而旨痛乎。聞斯言而不閔然。惕然相與共圖。蓋愆撥亂者。非人子。亦非人臣矣。乃



末章復慮及於讒言而勉我爰以敬想當肯汾王卽  
世少主踐祚中外危疑或有奉亂之徒造蜚語以撼  
在位故其卒以此勗也歟

按春秋內外傳秦伯享重耳公子賦河水杜註以  
爲逸詩非也韋昭解云河當作沔其詩曰沔彼流  
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得之矣

### 小正續蕪芋篇

孔子曰於蕪芋見謹政之有應也嘗攷宣王元季復  
田賦作戎車百廢具舉而其加意於畜產亦可知已  
詩晉以誰謂發端見管涔耗而今蕃阜也牧事有成  
故詩傳謂之考牧序亦云然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  
阜蓄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  
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皆事之  
牲必用牲物外事毀事或用龙蓋至兪牲則具而牧  
人之職克舉矣詩故云以薪以蒸游牧也以雌以雄



別羣也。皆牧。濃也。賈思勰言牧芊者須緩驅游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芊性護。晝日夕則競先爭歸。陵矜不讓。故曰矜矜競競。芊皆健。晝知其舉羣無病。不虧損矣。此辭較勝。通篇寫物態物情。及人畜之相得如畫。而末復贅之以夢。詩人之藹邇也。倘亦彷彿斯干之體邪。埤雅曰。俗云春兔遺子如桌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皆化而爲兔。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兔多。豐季夢。兔理或然也。季彭山云。旒龜蛇北方藏伏之象。

旒鳥隼南方飛揚之象。夢旒而乃是旒。由藏伏而飛揚。昌盛之勢。不可遏也。朱傳據周禮大司馬郊墊載旒之說。而曰旒統人少。又據司常州里建旒之說。而曰旒統人多。夫其序乃隨時部分。非不可易之制。安可以定多寡。以上二說似勝。集傳然。牧人果有是夢乎。太人果有是占乎。總之詩人點綴中興富庶之兆。如此向使干畝之籍。時修太原之民。不料此豐季溱溱者。正未有艾矣。

按埤雅云芊性藹羣。故於文芊爲羣。每羣要以一



雄爲主舉羣聽之。羊、豨以剛以觸者也。故以其角齊聚爲齧。牛、土畜也。土緩而和。病則耳燥。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是也。矜矜言羊之愛牧人也。競競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爲遺擾之以順其性。故能使物愛。支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畏。降飲寢叱所謂擾之以順其性也。麾肱畢升所謂支之以制其放也。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汗。故禮云四足曰漬。謂歠相瀝漬而齧耗敗也。六畜之歠皆齧耗敗而羊爲甚。故於

不騫不崩本羊言之也。

### 小正續車牽篇

毛詩小雅節南山以下序霖不日爲刺幽者。幽王固可刺。刺詩不應俱作美詞。如楚茨至車牽。毫未見有刺意也。詩傳繫車牽於宣王而以爲樂窺昏。僞申公詩說不悟親之爲新。乃曰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夫親迎亦自常禮。豈夷厲之世遂禁士人不得親迎乎。美蹶里之迎止者。亦因覲王錫命。并及之耳。況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若紅筵燕賀。出自朋情。其詩安



得載之雅、詩傳第言樂親昏而不明指爲何人、其端  
總冠之以宣王中興、則知樂新昏者卽王也、蓋易基  
乾坤、書美釐降夏之興、以塗山殷之興、以有娥周自  
姜嫄、肇厥生民、暨乎太姜任姒、邑姜世貽、嬪則至宣  
王勤政、內修外攘、周道復興、則姜后翊贊之力爲多、  
詩人樂得淑媛以配君子、故其詩曰德音來括、曰令  
德來教、詩非必作於初婚合卺之夕、乃其後喜而追  
述之、又非必王者自作、乃詩人述其意而代爲之、此  
當是宣王初季事而續之、末簡者、猶樂以關雎爲亂  
也、周家內助之賢、大正所咏、詳矣、脫簪永巷之姜后  
不容沒而不見、故聖人爲錄、間關於小正焉、若如鄭  
箋溺於序說、謂褒姒嫉妬、竊道周人、思得嬖女以間  
其寵、則是張儀傾鄭袖、陳平給闕氏之計耳、以嬖易  
嬖、其何能淑、且賦白芻者安在、豈真以不賢見黜、詩  
不諷王復故后、而諷以別選新婚、竊論豔妻驕扇、寵  
不再移、其爲倍義而傷教、亦已甚矣。







